

短篇小說獎·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陳博臻

黃麗群指出，比起往年，本屆作品水準較為平均，閱讀過程中需要花較多時間才能確定入選作品，且題材相似度高，「我今年看到好多與性相關的作品，即使與性無關的題材，其中仍有性的暗示，且大部分屬於異性戀範疇。」

何致和則認為今年的水準，包括文字，比起去年皆呈現下滑趨勢。在題材方面，「以前常看見同性戀情、外籍勞工、外籍新娘；去年的學運在今年也不見了，創作者似乎受到時事影響，流行過了之後，沒再繼續追蹤。」他同時指出，輕小說取代了過往常見於林榮三文學獎以鄉土為題材的素人傳記，或以文學藝術取向的創作者的作品，「輕小說的文字在水準之上，可是看完之後並沒有什麼重量，亦無深刻的意涵；未來這樣的創作與閱讀人口若愈來愈多，可能使文學趨勢轉向。」

蔡素芬回應何致和，「我發現有些人很有心寫小說，只是文學的手法不夠；寫實小說多，卻把什麼都說盡，缺少了餘味，略嫌可惜。」針對本土性書寫，她指出文學作品需回應當代的脈絡，而非局限在七、八年代對鄉土小說的看法，「我期待有更多關於書寫當代鄉村的本土性作品，但如果手法沒有翻新，就是一種文學的停滯。」不過她仍在初審過程中感受到閱讀的愉悅，「回應麗群所述，我看到一篇以女性觀點寫性的表現方式，對我來說，那是種包裝，寫的是時代的變化，我通常很有興趣閱讀反映時事的作品。」

童偉格認為閱讀本次作品不費力，且在寫作技術上有明顯缺失，縱然故事內容本身不錯，卻是參與林榮三文學獎評審工作以來整體表現最差的一屆。「對我來說，有很多東西都不需要用小說來寫，簡單地用其他方式，例如散文或報導，都比小說來得誠懇且直接，可能也更有深度。」

李桐豪首次擔任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初審，他認為參賽作品題材多元，包括原住民題材等；在寫作方法上，許多作品路數、氣味相似，加上小說考慮面向多，因此決定哪些小說入選並不容易。

林黛嫻指出，此獎參賽作品向來類型多元，本屆感覺更為強烈。「林榮三文學獎是國內文學獎集大成的競賽場，我看到很多好作品，創作者努力在實驗新的可能，若放諸地方性文學獎，很多篇都是會得獎的作品。」她進一步表示，十年來訓練的年輕寫手已成熟，本屆或許是收成的一年。

最後，蔡素芬提醒諸位參賽者，需特別注意投稿字數限制，本屆即有本來可以入選的作品，因違反規定而遭淘汰，實為可惜。

短篇小說獎・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甘耀明表示，此次參賽作品取材多元，「對我來說，有幾篇是齊頭馬奔馳競爭，並且形成領先群，閱讀這一屆的參賽作品時，這批領先群完全攬獲了我的眼光。但某些篇章讀起來，卻會使人感到作者對於短篇小說的概念不是很清楚。若能搞清楚了，再寫出來的小說應該會更特殊些。好像有些人只是寫想提筆寫個故事，但短篇小說應該有一個更嚴謹的想法存乎其中。」

陳雪認為，在這樣一場文學的競賽中，「確實有人比較懂得什麼是短篇小說」，相對地，在技巧的呈現上就會得分。但她私心喜歡的某些篇，可能作者只是「真心想寫一篇東西，也做好了準備」，但在如何寫短篇這件事情上力有未逮。換言之，「有幾篇感覺不錯的，技術上也許有瑕疵，但讀起來有魅力。」藉著評審制度，她樂見彼此選擇的不同。「此獎向來水平很高。這一次也仍然這麼覺得。」

賴香吟則感覺參加此獎的作者，多數都已在一個水平之上，甚至有時「過分熟悉小說的格式」，乃至於一些她讀來語言具備潛力的作品，「最後都犯了一個過於科班的毛病。」她讀這批作品，且一直想及語言跟材料的距離，「若說文學之中，有哪個文體會特別要求語言跟材料的搭配，就像烹調的技藝會影響最後食物的口味，應該就屬小說了。」而她卻發現這批作品，「語言跟材料的距離脫掉了」，就像齒輪跟齒輪沒有卡好。因此，「寫現代的東西有時會覺得太散」，儘管我們現在身處一個



「散」的社會，但如果就直接用散的語言寫，「那等於寫稿的人的意識是被材料拖著跑。」

此外，她近年閱讀林榮三文學獎參賽作品，常會看到與老年，宗教，鄉土，底層生活等有關的題材。這是此獎的特色與貢獻。但是，或許是「世代差」，對於前述四種題材，「他們要嘛太愛了，要嘛又太疏離了。」她認為，「王禎和、黃春明時代的小說，語言跟鄉土的關係是比較貼著的」，新一代寫鄉土生活，「雖也可以從中看到很多日常細節，但總覺得作者寫的時候，只是把它當材料來看。」亦即，材料放進小說裡，用來被刻薄化，「如果那種反差，是爲了指出問題，那還有點希望，但現在卻常常看到，寫作者只是把材料拿來消遣，最後會使小說變得很虛無。甚至會忍不住想，爲什麼鄉土文學竟從嘲諷走到互相消遣，意義是什麼？」

不過，賴香吟願意以比較樂觀的想法看待：「或許現在是磨合期，寫作者知道那些題材是一個很大的資源跟寶庫，但我們的語言還沒有跟上，不管是小說的技巧也好，小說的口吻也好，我們對鄉土語言的揣摩，可能還沒有跟上我們對鄉土文學的『復興』？」她認為有很多篇作品最後沒能入選，即是因爲這個原因。而最後獲選的，都是語言跟材料比較能貼合的。

短篇小說獎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孫梓評

小說家每一秒鐘都在田野調查

時間：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委員：宋澤萊、林宜澧、梅家玲、郭強生、廖輝英（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到三百九十五件來稿，由何致和、黃麗群、童偉格、蔡素芬、林黛嫻、李桐豪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廿七篇進入複審。本屆開始，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在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複審委員甘耀明、陳雪、賴香吟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宋澤萊為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宋澤萊：我對小說的要求是很傳統的。首先小說人物不可扁平到只剩一個名字，性格亦不見突出，最好把人物的容貌儀態都描寫清楚。其次是場景，愈立體詳細愈好，發生在何時何地要能讓讀者



搞清楚。再來是情節，不要過度耽溺、分配不均、或是節奏緩慢，拖泥帶水，要能引起讀者興趣。留意結構，不可流於散慢。最後我要求「意義」——把這篇小說放在目前文學史上，是否有其重要性？這次有多篇參賽作都屬後現代小說，針對此類作品，則會以看待後現代小說的標準去評判。

廖輝英：小說縱然有許多可能，但小說作者應是透過作品去傳達一個意志。因此我不會要求偉大的「意義」，只要小說本身能體現時代，傑出地表現它，使讀者讀完恍然大悟或忍不住歎一口氣，感覺悲欣交集或無所適從，那樣的小說就是動人的。我傾向挑選出這樣的作品。另外，有幾篇屬同一類型，有人寫得溫婉，寂寞，吞忍，不見得文筆遜於他篇，作者的文字和敘述方式，非常合乎小說想要傳達的心境。我不會拒絕「特殊」或「怪異」的題材，寫作方法也不需要遵循什麼禁忌或規則。

林宜滢：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講厄普代克寫他的兔子，是五十年來深思熟慮、認真過日子的一個成果，亦即，作品的力道來自於細節的到位與否——田野工作很重要。小說家可說是每一秒鐘都在做田野調查，厄普代克不外如是。好小說跟生活的關係，也讓我想起一個例子：米開朗基羅還沒開始雕塑，就在一塊大理石中，看見他要雕的大衛雕像了。那是一種自然。這次有幾篇小說稍顯不自然，流於理念先行，就像我有一些朋友，理論念得非常好，寫起小說卻慘不忍睹。日常生活充滿故事，小說家有沒有辦法從中看出那個story~

梅家玲：這批參賽作品的特色是面向多元，且有新題材，即便書寫大家耳熟能詳的性別或女性議題，都還能推陳出新，這一點很可喜。我的評選標準主要是看作者能否翻新敘述方式，給予讀者過去

不會有的感動或啓悟。此外則看作者是否能將故事說清楚、文字基本功是否把握得當。

郭強生：今年進入決賽的作品水準很不錯。我很認同剛剛諸位提到的「感動」——彷彿從張大春以魔幻寫實的〈將軍碑〉獲文學獎後，長達二十年，文學獎就是在比誰的技巧、觀念比較新。其實我也在思考，從夏目漱石到川端康成，從海明威到厄普代克，讀他們的小說，往往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人情標準的形貌就能浮現其中。為何如此？那自然不是因為技巧或題材的新穎，而是小說能與其社會文化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不斷進行辯證。我想看到的是：小說哪怕處理的是老問題，但它就是寫得比三十年前細膩，感動還能再往前一步。每個國家的基本價值都不同，在小說基本功之外，我在乎那個辯證，那能使台灣人處事方式、特色，慢慢浮現出來。小說絕對是有這個功能的。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五篇，結果爲：

四票作品

〈奧菲莉亞〉（宋澤萊、林宜滢、梅家玲、廖輝英）

三票作品

〈看人臉色〉（林宜滢、郭強生、廖輝英）

〈雞婆要出嫁〉（宋澤萊、梅家玲、廖輝英）

二票作品

〈狗肉兄弟〉（林宜滢、梅家玲）



〈山豬王〉（宋澤萊、林宜澧）

〈泳池〉（梅家玲、郭強生）

〈近青禾〉（梅家玲、郭強生）

一票作品

〈第三爐香〉（廖輝英）

〈深度安靜〉（郭強生）

〈這不是演習〉（林宜澧）

〈治療駝背的方法〉（宋澤萊）

〈沒了〉（郭強生）

〈銀腳鍊〉（廖輝英）

〈天堂〉（宋澤萊）

○票作品

〈蟻窩〉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接下來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第三爐香〉

廖輝英：這篇有其另類美學與觀點，還帶點社會學氣味。主角看來鐵齒，但他心底其實是被宗教箝制著，並非那麼不顧禮教，只不過體內熾熱的情欲使他鋌而走險，甚至在情欲最高漲時，預想了自己的死亡，讀起來好像連他的命運也被信仰給嘲諷了——他原以為自己謹言慎行，偷偷摸摸，可以把祕密保住。父親的角色有點突兀，無法與整篇小說妥善連繫，但通篇的描寫比〈狗肉兄弟〉好。

林宜滢：這篇讓我想起久遠之前汪笨湖的〈陰間響馬〉。不過，我們該如何理解它的文字風格？是否過於「耍酷」？畢竟，除非是寫日記，作品一旦要發表，還是會牽涉到溝通的問題。

廖輝英：他有賣弄，但我不感覺他要酷，反而是「自卑」。他有一點點想為自己「粉飾」，但大多數時候，都是很誠懇在剖釋自己的。

林宜滢：「耍酷」是指其文字。雖然在台灣的中文本來就有很多可能性——波赫士說，「我在阿根廷使用的西班牙文來自西班牙，但是我會超越西班牙。」但是我對這個作品的文字形式，不太以為然。

宋澤萊：這一篇有點拼貼，情節任意書寫，場景的塑造也不夠清楚。

郭強生：文字讀來像六四駢文，文勝於質。作者想談宗教對身體的控制，如果是三十年前，還能接受以暗渡情欲的方式進行，時至今日則有過時之嫌。如果作者決定以獨白來寫，他大可以盡量挖掘



出主角「不能面對」的原因，但顯然沒有。

廖輝英：主角確實沒有掙脫，但那也可能是他還無法有足夠的能力面對。

〈深度安靜〉

郭強生：這一篇描寫人遭遇伴侶死亡後，漫長的哀悼過程。表面上看起來沒事，心的底層卻有一塊從此消失。作者把那種孤寂感以細膩的方式寫出，日常各種小事中忽然竄出的對死者的回憶，也穿插得非常美且毫不刻意。太太是小說主角生活的「錨」，所以她死了，他的「空」是很合理的。此外，他們與岳父同住，這一點也設計得滿好，喪妻後，和岳父的互動便成了兩難，作者很有技巧地透過細節點出人跟人之間並非有意的傷害。另外，主角職業本來是面對人群的金融專員，後來被調去面對電腦的資訊處，也扣合了小說主題。台灣社會充滿基層的努力打拚，但生命哲學的照護卻往往是缺乏的。這篇很真實反應出一個看似經濟發達的社會，在倫理上卻有極匱乏的部分。寫實小說寫到這個程度，值得鼓勵。

林宜渥：作者的文采很內斂、且是沒有「腔」的。第一次看完時，真的很喜歡這篇。它讓我想起法斯賓德一部極枯燥的電影，在最後五分鐘以爆炸性的方式收尾。電影前頭的低調，跟這篇敘事的壓抑很像。我後來沒勾選它，是因它似乎不是很「特別」——雖然「特色」也代表著某種「缺陷」。它好像只是順順地把事情一件件交代，但力量是在敘述中慢慢進行的。這種作品有時候會看走眼。

廖輝英：主角跟太太的相識過程，似乎沒有處理好，有點不能理解他們互相吸引的地方究竟是什麼。

麼？寫得最成功的則是跟岳父相處的過程。

梅家玲：這一篇對比其他篇，真的非常安靜。我沒選是因為，它前面突然就寫妻子死去，交代得不太清楚，雖然小說的重點是後面要講的事情。

宋澤萊：這篇小說寫出了幾種「安靜」：第一是他跟太太在圖書館的「Deep Quiet Room」相遇；第二則是他跟岳父相處，兩個人都不講話的奇怪安靜；第三是主角被升遷後，被調到一個安靜的資訊處。我沒有選它是因為文字平平，雖然堪稱簡潔。另外，亦覺得它像長篇小說的寫法，沒有壓縮、沒有蒙太奇、沒有懸疑，而是鉅細靡遺記下一切，讓我想起夏目漱石長篇連載的寫法。若開頭不像開頭，結尾不像結尾，那短篇小說的技巧何在？

〈這不是演習〉

林宜濤：這篇描寫一個年輕人很無奈地對抗種種外來暴力或壓力。包括災害、軍中生活、以及某種同性情誼。我願意放棄，改為支持〈深度安靜〉。

〈治療駝背的方法〉

宋澤萊：這篇是真正的後現代主義小說。作者非常厲害，故意把能指與所指砍斷，讓他所寫的文字在現實裡得不到對應，只運轉在自己的世界中。其具體做法是將數字誇大：九月有五百多天、出生兩個小時就上小學……「量」也誇大，比如考試要讀七十箱的書。小說裡對於校長形象的描寫，讓我們想到達利超現實主義的畫。所謂後現代拼貼、竄改技法，在這篇小說中亦俯拾皆是，是我在台灣



的後現代主義小說中未曾見過的。

林宜濤：作者確實打破了一些東西，但他建立了什麼嗎？比方說，武俠小說也是切斷與現實的連結，但其內部會有一個邏輯存在。

宋澤萊：作者這樣做，應是會產生一個新的「視野」，讓讀者感到驚奇與詭異。這樣的寫作者不能多，但這位作者若能寫個一、兩本，會建立起他獨特的位置。作者是有謀略的，切斷了因果，展現其塗改，企圖建立一個讓文字自行運作的能指世界，亦即，作者對「小說一定要與現實產生連結」一事，產生了懷疑。這也對當前所謂「合情合理」的小說，發揮諷刺與反思的效果。

郭強生：作者要用這樣的語言規則去寫小說是可以的，也滿有趣的。但小說最末，那康德式結論：「只有當世上的人們不再照鏡子的時候，鏡子才有可能成為一面真正的鏡子。」這似乎與小說前面所談，包括題目提到的「駝背」，都脫鉤了。

宋澤萊：如果是後現代小說，我想它不會產生一個有機體。

梅家玲：如果作者希望藉由鏡子去安排所指與能指的關聯，似乎，鏡子的出場有點太遲了。因此，整篇讀起來有點碎亂，不太清楚主要訴求為何。若真的作者便是想要呈現剛剛所提的「鏡像理論」，在其組織經營上，未能適當地彰顯。

〈沒了〉

郭強生：這篇題材滿有意思，寫新聞從業人員如何爲了點閱率、「製造」新聞，可惜技巧不夠熟

練。我願意放棄。

〈銀腳鍊〉

廖輝英：小說人物用耳朵代替眼睛，滿足了情欲，是「變態」的寫法，寫得很不錯。但其他篇更好，我可以放棄。

宋澤萊：這篇應該寫長一點、直接出版。不過，小說中寫到外配新娘的部分，恐怕會有「族群歧視」的嫌疑。

〈天堂〉

宋澤萊：〈天堂〉的魅力來自它的敘述能力。小說裡有很多東西都假假的，讀起來卻有一種類近於黃春明小說的吸引。人物扁平，但題材非常特殊，想像力極豐富、突破性的禁忌到完全解放的程度。如果要說這一屆有什麼小說讀完讓你忘不了的，非這篇莫屬。

林宜濤：我也很期待「勁爆」的作品，不管那隨之而來的反應是哭也好、笑也好。但〈天堂〉顯然不太自然。

廖輝英：作者鋪陳了這麼多的事件，仍無法把妹妹的個性表現出來——除了知道她喜歡按摩棒，還會為按摩棒的好壞下註解。通篇讀起來像荒謬劇，但沒有襯托出厚度，彷彿只是用「死」處罰了那個妹妹。

宋澤萊：其實這篇小說企圖反抗，不論是反抗父母、社會、性的制度，它寫出年輕人所標榜的



「打破社會禁忌」。

郭強生：究竟，按摩棒是物理治療的工具，還是陽具崇拜的意識？作者在小說中似乎又想把它當成禮教的突破，又想把它當做身體的自主，又視之為社會上的一樣商品。我認為，不應該只是把按摩棒拿來當做「嚇」讀者的意象，按摩棒有許多可談的，卻都沒寫。至少要告訴我們按摩棒的快樂是什麼吧！

林宜濤：這篇小說有其企圖，但它的故事是否能夠像日本武士刀畫過，呈現出有力道的細節？似乎缺乏的。

梅家玲：這篇小說的想像力跟創意是驚人的，問題是寫得太單薄、平淺，就細膩度與深度而言，較為遜色。

一票作品

〈狗肉兄弟〉

林宜濤：這篇小說比較不能說服我的是：賊仔葉跟紅龜仔兩個人為什麼那麼好、甚至到了生死交的地步？但它語言活潑、甚至能把台語歌詞融進對話，讀來頗有趣味。

廖輝英：他們的交情，是不是因為兩人曾一起遭遇山難？文字很古錐，有點土味。

梅家玲：這篇題材創新，文字趣味，描寫退休警官與台商因為吃狗肉而起的一段兄弟情誼，兩人

不但同患難，還同患病。也許有人覺得怎可能如此巧合、略顯造作，但當多數小說家都想揭發世界黑暗面或尋求勁爆聳動題材，這位作者卻試圖給出一點人間溫情，應該被肯定。

郭強生：雖然它的語言滿有趣，但整篇讀起來像一齣金鐘獎單元劇，彷彿一定要製造一個事件讓兩人成爲患難之交，一個黑道一個白道、一個本省一個外省，讀起來很像料理包的公式組合。同時，最近這類題材的電影也頗多，如《一路玩到掛》、《不老騎士》。

宋澤萊：人物描寫很突出，確實很像民間的「狗肉兄弟」，但我不確定寫成這麼「樣板」是好像是壞？場景則非常缺乏，小說一直寫到登山，卻看不到「山」；寫到超商，也不見「超商」，只剩下一個光禿禿的故事。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作者所寫的台語——台灣的台語文學已經發展得非常好，作者顯然不了解目前的台語小說狀況。

〈山豬王〉

林宜濤：我一直覺得台灣的文化非常爵士樂，對這篇的感覺亦同。它寫原住民題材，卻使用一種華麗，抒情，細膩的漢文字，形成了某一種風格、敘事方式與內在邏輯。原住民有一個特質是幽默，思考邏輯也不同。我非常樂見現代年輕人的書寫，能不斷加入異質性。讀起來滿感動的。

郭強生：這篇小說的背景如果設定在兩百年前，還可以接受；如果是現代，真會有時空錯置感——我們不應該過分浪漫化「無法離開山上的人」，他們可能確實有生存的艱難。甚至通篇小說都沒有提到爲何小孩要被父、母親留在山上，好像跟現實完全切斷了。



林宜濤：就像寫詩時，本來就會以主觀去轉化某些客觀事物。小說裡觀看世界的方式，還是很原住民的。

郭強生：我同意作者可以「詩化」，但做為一個書寫策略，詩化是針對文化中哪個盲點而來，應該要說明清楚。這篇小說骨子裡的精神就是《湯姆歷險記》，或是西洋童話中常見的孤兒、森林、魔法。作者不該只套用這些原型，而應該讓我們看到真正屬於原住民的浪漫是什麼，或從那個祖靈文化創造出新的角度。比方甘耀明就寫出客語文化中某一種特殊的東西。

宋澤萊：如果這一篇是年輕人所寫，他將來絕對是一個小說大家。整篇故事是神話的現代化，描寫孩子救山豬王的過程驚心動魄，讀來很有緊張感。文字充滿詩意，其實他的小說就是詩了。這也是一個典型的浪漫傳奇，鋪陳了一趟英雄旅程。人物很成功，各司其職。場景也很清楚。包括寫平地人建醮也很生動，將某種庸俗表露無遺。假如它是原住民寫的，這應該是一個族群的神話，企圖以文學保留泛神論的信仰，某些地方甚至讓我想起聖嚴法師談開悟見性。我想，這篇應該放在台灣魔幻寫實小說的脈絡來看待，它比很多知名寫作者，包括我的作品都還要好。

梅家玲：初讀時，它的文字非常吸引我，最後沒投，原因跟郭強生意見相近：它打著原住民旗號，但內裡的原住民精神卻相對薄弱，有點可惜。

林宜濤：也許我們應該不要去預設原住民文學的樣貌——就像一個黑人他有可能受的是完整的古典音樂教育，但當他開始玩爵士樂，很自然會帶入黑人的東西。我反而很期待年輕一代原住民寫作

者，不一定帶給我們「想像中」的原住民文學，而有更多融合。

〈泳池〉

郭強生：少年成長啓蒙故事是非常普遍的題材，但多數人寫啓蒙多半寫成人的邪惡、心愛的女老師原來並不貞潔、犯罪等等。這篇卻是談愛與責任。小說中的三個男生其實可以視為同一個人成長的三個階段：做爲一個男性，如何去感覺愛與責任。故事中，少年感受到小男孩的信任；而他自己則受到一個有魅力的成年男子的吸引。這故事是開放的，甚至不特別去界定那是否是同性戀，或只是人想要親近彼此，三個人便進入了一種仿家庭式的生活。而那樣開放的態度，也使他們彼此啓蒙——在目前社會的壓抑之下，一種男生和男生之間，可能的、更親密的交流。「泳池」乍看又是尋常的同志情欲場景，但整篇故事除了這三個男生，有第四個角色，是「水」。水是溫柔的、女性的，純淨的，無是非，讓這三個人在這種陰性的水的隱喻之中，觸碰到現代男性不曾被啓蒙的部分。

廖輝英：那個三十六歲的男人，形象似乎太威權了？

郭強生：因爲他怕兒子變成gay，也怕自己在孩子心中不夠man，於是沒辦法在兒子面前放鬆，也不知道怎麼教育小孩，因爲他有需要隱藏的部分。因此，當沒有是非觀念的少年進入這家庭，又像哥哥，又像缺席的女主人，大家的角色就重新安排了——不是基於生理性別，家庭的角色並非由性別決定，而是由你對愛與責任的感受而決定。然而，這樣的生活並非實現了就將永遠美好。一如水的流動、無是非、純淨，少年或男孩之所以能被啓蒙，正因爲他們在曾經有過的美滿中，看見可能性。通



篇無論題材、作者語氣、採用的象徵，都很好。短篇小說就應該用這樣的方式去鋪陳，而不只是突顯一個腔調。

梅家玲：作者的確試圖用男孩——少年——男人做為普遍代表，可能是男同志人生中不同的三個階段。他們彼此之間的愛或情感，以及在社會、家庭關係中，位置的遊走轉換，作者處理得很精采。而那樣的流動感，正呼應了泳池的水，也會流轉變化。就具象現實來看，男孩與少年是在泳池裡教游泳；但抽象觀之，那男人的家，也像一個「泳池」，當少年進入那個家，泳池裡也將產生一些變化。情節設計、人物安排上都很有巧思。文字乾淨，焦點集中，故事很有層次。結構聚焦且完整。

林宜溥：我也滿喜歡這篇。就像炒菜時，淡而有味的東西，也是很被期待的。

宋澤萊：我覺得它文字不夠好，平鋪直敘。結構像流水帳。把這一篇放在當前的同性戀小說中來看，似乎也無關緊要。

〈近青禾〉

梅家玲：好小說除了文字技巧、題材、形式創新，這篇觸及外配問題的作品還能有一些感動我的部分。無論是寫老夫少妻、老來得子、三代問題，在人心的千迴百轉中，作者仍試圖指向人性光明面，從既有的衝突走向和解。題材、語言，種種人物情結的描寫，都滿值得肯定。但有些小地方可能檢查不足，作者常將人名寫錯。

郭強生：我覺得這篇是近幾年看到人物經營最成功的參賽作品。所謂土地的風景，跟人息息相

關。正因為作者把土地上的人描寫得很真實，土地也跟著活起來了。其實這以農為生的一家人，惘惘的威脅一直存在，就像從頭到尾如影隨形的福壽螺，所幸最後稻穗還是有收成，結尾的畫面也很鮮活。

林宜濤：「這一篇文字的濃度不太均勻，開頭氣勢滿好。作者應該是想要寫一個老人 fade out 的感覺，但文字撐不住它想要表達的。」

廖輝英：「文中的外配角色略顯平板，只寫她『水水的』，如果能把她更深化些，小說會更成功。還有農會的收購價應該沒那麼多吧。後半段確實較不精采。」

宋澤萊：「這篇文章不錯，作者頗有描寫能力，人物明晰，尤其寫老人家內心的種種擔憂，寫得真好——但它是一篇假的農村文學。舉例來說，現在一甲地稻作的收購價大概十二萬，如果要賺廿五萬，得種兩甲地，一個老人是不可能獨自耕種的。若單算淨賺，一季大概八萬，一年賺十六萬。攤下來月收只有一萬多。再加上老農津貼，也許七千，等於月賺一萬九——那老爺子其實很窮。但他看起來卻好像很有餘裕。並且，種那麼多田，身體卻還那麼好？！我想正因為作者不了解，所以敢放膽寫得很浪漫。如果小說裡的老農改成退休的工廠老闆，或許較有說服力。」

三票作品

〈看人臉色〉



廖輝英：這篇小說頗能反映、檢討現代人耽溺臉書的生活。在網路世界，就是有人二十四小時都要把生活展示出來，無論是育兒經、懷孕經，哪怕是無意義的分享——為什麼臉書會變成你活著的目的？這篇相當能代表現代自覺無目標的人，下班後不想動腦的生活狀況。雖然它不算具有完整情節，但集合了臉書眾生相。通篇沒有說破的是陷溺，沉淪，寂寞，悲哀——那位主角最終並沒有掙脫。

林宜滢：這篇寫得像散文、比較不像小說。裡頭寫到那位朝牆上拍擊網球的少年，讓我想起侯麥的電影。

郭強生：這篇把一個現代集體的精神病症寫得非常清楚，它完全點出了我不想使用臉書的原因。有些三誇張的諷刺，點到為止，卻很有效果。唯一的缺點是，要安排得這麼巧嗎？偏偏她就發現了那名少年是主管的兒子，收尾似乎掉進了連續劇套式。

廖輝英：人生確實會發生比小說還要巧合的事。

梅家玲：臉書普及，近年也不斷進入小說家筆下，成為書寫題材。我沒有勾選它是因為與近年看過的同類型題材相較，這篇似乎沒有特別突出，它沒有太強的組織結構，只是以點的方式突顯臉書現象，雖然反映出現代人的生活，但如果沒能帶出更深一層的思考或批判的話，就稍顯欠缺。

宋澤萊：這一篇小說很完整，也如實反映了現代人生活樣貌，只是近年這類題材真的太多了。

〈雞婆要出嫁〉

廖輝英：這篇寫得很溫婉內斂，節奏舒緩，是能表現出人生哲學的小說。主角阿良因為練書法，

把他的人生態度，想法，規矩都節制住了。全篇充滿滄桑寂寞。我喜歡它的調子——當主角用長髮揮墨寫字，好像也在用他的生命書寫自己過往的歷史，讀了有種心痛感。

梅家玲：我非常喜歡這篇，過去談性傾向的小說，較少涉及這個類別。它是很能夠把文化感覺置入的小說。比方「雞婆不是雞，也不是婆，個性確實有點雞，模樣幾乎像個婆」，乍看像玩文字遊戲，但若對照最末段所寫，就會知道作者對於文字的嘲弄或名實之間的思辨，都在小說中呈現。而「名」、「實」兩者的拉扯，也貫穿了阿良男兒身、女兒心的一生。

宋澤萊：看完這篇，雖然仍是悲劇，但覺得台灣的同性戀文學或將展開新頁。文字非常好，生動，活潑，準確。刻畫人物內心相當成功，寫出了人生的無奈。場景準確，情節順暢，結構完整。一般說來，悲劇之後，理當諷刺文學會出現。這一篇作品就有這樣的功能，它不再將同性戀視為不可觸摸的神聖之物，懂得開自己玩笑，如此，才能冷靜理性思考同志文學未來的走向。

郭強生：這題材很好，這角色很值得書寫。但它一開始是用第三人稱來寫，到了第三頁才突然出現「我」；那個「我」居然跟阿良同年到北部念大學，但他們的交情完全沒有在小說中顯現。我很納悶，那個「我」如何能完全不涉入，而只用村裡人看待阿良的方式來敘述這個故事？另外，transsexual和gay應該是兩回事。這小說中的阿良，內心覺得自己是一個女人，跟男同志是完全不一樣的。但這作品淡化了這個分野。

林宜濃：這一篇不能說服我的原因也在此。像阿良這樣的人，在五、六十年前的台灣鄉村，應該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甚至在社會上被踩到很低的，我不太相信他還能瀟灑地教書法。

四票作品

〈奧菲莉亞〉

郭強生：這篇讀起來很像BL小說，並且我讀不出它跟「奧菲莉亞」的關係。奧菲莉亞是一個完全在政治與父權中被犧牲的女子，最後瘋掉、墜河而死。把這樣一個沒有選擇、無法發聲的角色，放在這篇小說中，讓人懷疑作者並不理解《哈姆雷特》的內容。

林宜漂：我覺得這篇是藉由那個演出的形式，表現出每一個人都在重新定義自己的過程。文字其實滿好的。但我確實也擔心它無法跟《哈姆雷特》契合。

梅家玲：這篇文章不錯，也有關於性傾向的擺盪、游移等細節性書寫，主要想突顯主角如何在性傾向和生理反應之間拉扯與搖擺。把「奧菲莉亞」放進來，應是企圖讓故事變得更有文學性，結果適得其反。在這幾篇同類型小說中，它可能是較遜色的。

宋澤萊：這篇技巧很好，文字也充滿詩的味道，最厲害的是這個小說有顏色。小說家要能寫出顏色很不容易，但這作者做到了。寫小蜜的外觀絲絲入扣，對主角內在的描寫也很細膩，能境隨心轉，殊為不易。故事由緩和變為緊張，顯示出布局能力強大。我不覺得它只是BL小說，但有點老套，較缺乏創意，放在同性戀小說脈絡中聊備一格。不過作者是頗有潛力的。

郭強生：我想補充一點，小說裡的編導C說她要做一齣「性別倒錯」的《哈姆雷特》，正確說法應該是「性別翻轉」，亦即男生演女性角色、女生演出男性角色。但若是「性別倒錯」，應是將哈姆雷特變成女人。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除〈深度安靜〉，其他一票作品皆被放棄。第二次投票從八篇中挑選五篇給分，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泳池〉 14分

（林宜滢 1分、梅家玲 5分、郭強生 4分、廖輝英 4分）

〈雞婆要出嫁〉 13分

（宋澤萊 4分、梅家玲 4分、廖輝英 5分）

〈深度安靜〉 12分

（林宜滢 3分、梅家玲 3分、郭強生 5分、廖輝英 1分）

〈看人臉色〉 11分

（宋澤萊 2分、林宜滢 4分、郭強生 2分、廖輝英 3分）

〈山豬王〉 10分

（宋澤萊 5分、林宜滢 5分）

〈狗肉兄弟〉 5分

（宋澤萊 1分、林宜滢 2分、梅家玲 1分、郭強生 1分）

〈奧菲莉亞〉 5分

（宋澤萊 3分、廖輝英 2分）

〈近青禾〉 5分

（梅家玲 2分、郭強生 3分）

評審決議依得分高低，由〈泳池〉獲得首獎，二獎爲〈雞婆要出嫁〉，三獎爲〈深度安靜〉。
〈看人臉色〉、〈山豬王〉同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短篇小說獎決審簡介

宋澤萊

本名廖偉竣，一九五二年生，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任教彰化縣福興國中。曾獲國家文藝獎。著有小說集《打牛



滴村》、《廢墟台灣》等，評論集《台灣文學三百年》等。

林宜濤

一九五六年生。輔大哲學研究所碩士。曾任大漢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東華大學中文系兼任副教授，現專事寫作。著作有小說



說集《河岸花園了》、《海嘯》等多部，散文集《東海岸減肥報告書》、《哲學與人生》等多部。





梅家玲

一九五九年生。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曾任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台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現任台大中文系與台灣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著有《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等多部。

郭強生

一九六四年生，美國紐約大學戲劇博士，現為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著有長篇小說《斷代》等，編有《99年小說選》等，散文集《何不認真來悲傷》等，文學評論集《如果文學很簡單，我們也不用這麼辛苦》等多部。

廖輝英

一九四八年生，台灣大學中文系畢，現專事寫作。曾獲《聯合報》、《中國時報》小說獎、金馬獎改編劇本獎等。著有小說《不歸路》、《油麻菜籽》等；散文集《雨，下在平原上》等多部。